

632.201

44.06.04 庫文學中新

書 漢 後

。 註 選 適 莊

行發館書印務商

選註者 莊適
主編者 王雲五
朱經農

學 生 國
叢 書

後

漢

書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二月第三版

(92358)

學生國後漢書一冊
學叢書

定價國幣叁元伍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選註者 莊 適

主編者 王雲 農五

發行兼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各地 商務印書館

* 版 翻 *
* 權 印 *
* 所 必 *
* 有 究 *

(本書校對者周志立)

緒言

後漢書是南北朝時宋范曄所作。據宋書曄本傳：曄字蔚宗，少好學，博涉經史，善爲文章；先爲尚書吏部郎，以罪降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衆家後漢書爲一家之作；後爲左衛將軍太子詹事，和散騎侍郎孔熙先連結，欲奉武帝子義康作亂，事覺，熙先被誅，曄亦死。曄一生事略大概如此。現在不說他事，只說他的後漢書。

後漢書的批評，好壞不一。范犯罪下獄，從獄中與甥姪書，說及此書，很是自負，梁沈約說他的話『並實』。梁劉昭說他此書勝過諸家。唐劉知幾稱范書『簡而且周，疏而不漏』。清王先謙說他『比類精審，屬詞麗密，極才人之能事』。那都是說好他的。至於說壞他的：宋晁說之說他採集不當，有失史體。翟汝文說：『范書冗陋』。清王鳴盛說他敘事顛倒，錯雜眩目。何焯說他有些地方紀載瑣

屑，不合史裁。此外說好說壞的還有好多家，不能統統記下。那麼范書到底算好的呢，還是壞的呢？平心而論，從他枝節上苛求，誠然有不妥當的地方，從他大體上評判，實在是有價值的作品；況且諸家論調，說壞的大抵是片面的話頭，對於本書全部，多半是說好的，所以范書可當作好書看。

范書體例：光武紀開首就稱光武；齊武王續傳不稱名而稱字伯升；各傳不拘時代，第就其人的生平，以類編次；凡不能獨立一傳的，附見在他傳的後面；這都是仿照馬班的辦法。但是范氏著書的宗旨，重風節，輕爵位，很不以班氏父子排死節，否正直，不敘殺身成仁之美爲然；所以往往有位至三公，不爲立傳，而獨標魂行奇節的人，如黨錡獨行逸民等傳，都是表示他意旨的所在；他的意思，無非要矯正班氏的錯誤。其他如胡廣之貪位懼禍，黨惡誤國，傳文表面上很是褒崇，而字裏行間，冷嘲熱諷，非常刻毒，用筆和史記傳平津叔孫，前書傳張禹孔光，正復相同。須知范書以前，如謝承後漢書，薛瑩後漢紀，司馬彪續漢書，華嶠後

書，謝沈後漢書，袁山松後漢書等，和范書類似的作品很多，爲甚麼都湮沒不彰，只范書和馬班同傳呢？這便是爲諸家作史的能力，都比不上范氏的緣故。

范書中的黨錮獨行逸民等傳，都是他的創作；并且是本書的大特色。此外又專爲皇后作紀，晁說之以爲前此史書所未有，說他不應當，何焯說，東京皇后臨朝者六，范氏作紀，爲得其實，自合史家之變，後人不必仿效；清陳浩謂呂后有紀，見於前書，皇后紀並非范氏所創；清錢大昕也說，晉書稱華嶠作漢後書，中有帝紀十二卷，皇后紀二卷，嶠以皇后配天作合，不能與他人相提並論，所以改作紀，次帝紀之下，是皇后紀乃嶠自出新意，范特仍之；那麼史書爲皇后作紀，不能歸罪於范，即使是范創作，也爲着後漢的情勢不同，不能說壞他了。

可是一層，將范氏的本領和馬班比較，史才固然差不多，文才到底不如他們；因此我們用文學的眼光去選輯史書，范書中可選的材料，比史記前書少。現在舍短取長，精心抉擇，專就文筆優長，興趣濃厚的揀選，一共選得十九篇：選馬

后紀給後來諸后臨朝專政寵任外戚作反照；選齊武王綰傳以明光復漢室的起原；選馬援傳作武臣的模範；選鄭玄傳作經師的表率；選胡廣傳以見范氏的史才；選班超傳著東漢開邊的事實；黃憲傳能見范氏的文才；申屠蟠傳所以稱高節；臧洪傳可表義烈；陳寔傳足揚名德；吏治選吳祐仇覽傳；黨錮選范滂賈彪傳；獨行選范式范冉傳；逸民選嚴光傳；列女選樂羊子妻和董祀妻；雖只寥寥十數篇，卻已能備具全書的體裁，略見作者的才識和東京一代的事蹟。此外凡不合本叢書編輯的宗旨，在讀者方面，又不能感起興味的，都從割愛。

以上各節，於范氏的略歷，范書的要點，和本叢書的編法及旨趣，大致都已說明；讀者得此，似乎可略得研究范書的門徑了。

一九二五、一一、一五、

莊適

目錄

馬皇后紀	一
齊武王續傳	一二
馬援傳	二三
鄭玄傳	五四
胡廣傳	六七
班超傳	七九
黃憲傳	一〇一
申屠蟠傳	一〇四
臧洪傳	一一〇
陳寔傳	一二二

吳祐傳	一二七
范滂傳	一三二
賈彪傳	一三八
仇覽傳	一四一
范式傳	一四四
范冉傳	一四九
嚴光傳	一五四
樂羊子妻	一五七
董祀妻	一五九
光武帝紀(補選)	一六五

馬皇后紀

明德馬皇后，諱某，^①伏波將軍援^②之小女也。少喪父，母兄客卿敏惠，早夭。母蘭夫人悲傷，發疾恍惚；后時年十歲，幹^④理家事，勅制僮御，內外諮稟，事同成人。初，諸家莫知者，後聞之，咸歎異焉。

①馬后，顯宗明帝之后。漢世皇后無諡，皆因帝諡以爲稱。東漢明帝始諡母陰后曰『烈』，其後多系帝諡，而以『德』爲配，明德卽『明』爲帝諡，『德』其配也。諱某，史失其名也。②伏波將軍援，詳

下馬援傳。

③惠同『慧』。援卒，客卿亦夭，詳下馬援傳及注。④幹，正也。

后嘗久疾，太夫人令筮之。筮者曰：『此女雖有患狀，而當大貴，兆不可言也。』後又呼相者使占諸女，見后大驚曰：『我必爲此女稱臣。然貴而少子，若養他子者，得力乃當踰於所生。』

初，援征五溪蠻，卒於師，虎賁中郎將梁松黃門侍郎竇固等因譖之。⑤由

是家益失執，又數爲權貴所侵侮，后從兄嚴不勝憂憤，白太夫人絕竇氏婚，^③求進女掖庭。^④乃上書曰：『臣叔父援，孤^⑤恩不報，而妻子特獲恩全，戴仰陛下，爲天爲父。人情既得不死，便欲求福，竊聞太子^⑥諸王，妃匹未備，援有三女，大者十五，次者十四，小者十三，儀狀髮膚，上中以上，皆孝順小心，婉^⑦靜有禮，願下相工，簡其可否。如有萬一，^⑧援不朽於黃泉矣。又援姑姊妹並爲成帝婕妤，葬於延陵，^⑨臣嚴幸得蒙恩更生，冀因緣先姑，當充後宮。』由是選后入太子宮。時年十三，奉承陰后，^⑩傍接同列，禮則修備，上下安之，遂見寵異，常居後堂。

○五溪，雄溪、楠溪、酉溪、瀘溪、辰溪也，皆蠻夷所居，故謂五溪蠻，土俗雄作『熊』，『楠』作『朗』，『瀘』作『武』。援征五溪蠻事，詳下援傳。○虎賁中郎將，領虎賁郎，主宿衛，中郎將之雜號者，中郎將爲秦置官，領五官署、左署、右署郎，故有五官中郎將諸名號，位亞將軍，後又增置東、西、南、北四中郎將，此外如虎賁中郎將、使匈奴中郎將等，皆爲雜號中郎將。梁松，字伯升，黃門侍郎，給事黃門之內，六百石，黃門，宮門之黃色者，竇固，字孟孫，松固，譖援事，見下援傳。○梁松與竇固相比，譖陷馬氏，當時竇氏

有恃勢向馬氏求婚者，故馬嚴憤絕之。^②掖庭宮中旁舍，嬪妃所居地，別於正宮而言也。^③孤負

也。^④太子光武太子，卽顯宗也。^⑤婉順也。^⑥萬一萬一獲選。^⑦成帝前漢時帝，名驚，元帝子。

婕妤音接予（尸一廿）（口），宮中女官名，漢制，位在昭儀下，姪娥上，視上卿，秩比列侯。延陵成帝陵，

在扶風，去長安六十二里。^⑧陰后光武后，陰氏，名麗華。

顯宗卽位，以後爲貴人。^⑨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肅宗。^⑩帝以後

無子，命令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

勞悴過於所生，肅宗亦孝性惇篤。^⑪恩情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⑫

○顯宗名莊，諡曰明。貴人女官名，位次皇后。^⑬前母姊女，前母所生姊之女，故賈氏於馬后爲甥。肅

宗名炆，音打（分丫），入聲。諡曰章。^⑭惇音敦（分丫），厚也。篤亦厚也。^⑮纖介猶微細。間隙也。

后常以皇嗣未廣，每懷憂歎，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

若數所寵引，輒增隆遇。永平三年春，有司奏立長秋宮。^⑯帝未有所言，皇太后

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卽其人也。』遂立爲皇后。先是數日，夢有小飛蟲無數

赴着身，又入皮膚中，而後飛去。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身長七尺二寸，方口，美髮。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④常衣大練，^⑤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⑥望見后袍衣疏麤，反以爲綺縠，^⑦就視，乃笑。后辭曰：『此繪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宮莫不歎息。

○永平顯宗年號。

○長秋宮皇后所居宮，長久也，秋萬物成熟之初也，故以名焉；有司請立皇后，不

敢指言，故以宮稱之。

○皇太后卽陰后。

○周官周禮董仲舒書前漢董仲舒所著玉杯蕃——音

繁（父馬）——露清明竹林等。

○大練粗厚之熟帛。

○朝請漢律，春日朝，夏日請。

○綺縠音起斛

（く）（厂）斜紋之絲織物及縞紗也。

帝嘗幸苑囿離宮，^①后輒以風邪露霧爲戒，辭意款備，多見詳擇。帝幸濯龍^②中，並召諸才人，^③下邳王^④已下皆在側，請呼皇后，帝笑曰：『是家^⑤志不好樂，雖來無歡。』是以游娛之事，希嘗從焉。

○苑囿音怨又（口馬）（一）又同園囿。離宮行宮，古帝王出遊時駐蹕之所。

○濯龍園名，近北宮。

③才人古女官名。

④下邳王顯宗子，名衍，封於下邳。一故城在今江蘇邳縣東。

⑤是家猶云是人。

十五年，帝按地圖，將封皇子，悉半諸國，后見而言曰：『諸子食數縣，於制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乎？歲給二十萬足矣。』時楚獄連年不斷，囚相證引，坐繫者甚衆，①后慮其多濫，乘間言及惻然，帝感悟之，夜起彷徨，爲思所納，②卒多有所降宥。時諸將奏事，及公卿較議難平者，③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趣理，各得其情。每於侍執④之際，輒言及政事，多所裨補，而未嘗以家私干故寵敬日隆，始終無衰。

①楚獄

光武子楚王英謀反之獄也，所連及死徙者以千數。

②爲思所納爲思后所納之言也。

較音教（口一么）明也。難平，難決也。

④執，守也；侍執，猶言侍守。

及帝崩，肅宗卽位，尊后曰皇太后。諸貴人當徙居南宮，太后感析別之懷，各賜王赤綬，①加安車，②駟馬，白越，③三千端，雜帛二千匹，黃金十斤。自撰顯宗起居注，④削去兄防參醫藥事，⑤帝請曰：『黃門舅，⑥旦夕供養，且一年，既無褒異，

又不錄勤勞，無乃過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后宮之家，故不著也。』

○王赤授諸侯王所用赤色之綬。

○安車，坐乘之車，別於立乘者。

○白越，越布也。

○起居注，官

名，漢時爲宮中女史之任。

○明帝體不安，召馬防參預醫藥事，防甚勤勞。

○時馬防爲黃門侍郎，

故稱。

建初○元年，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有司因此上奏，宜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竇嬰，寵貴橫恣，傾覆之禍，爲世所傳；○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常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勅；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

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襦，^①領袖正白；顧視御者，^②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况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③固不許。帝省詔悲歎，復車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爲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且衛尉年尊，兩校尉有大病，^④如令不諱，使臣長抱刻骨之恨，宜及吉時，不可稽留。』太后報曰：『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⑤豈徒欲獲謙謙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⑥之嫌哉？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⑦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⑧等邪？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⑨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衣食則蒙御府餘資，^⑩斯豈不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孰^⑪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封，違慈母之拳拳^⑫乎？吾素剛急，有

胸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

○建初，肅宗年號。

○漢制，外戚以恩澤封侯，故曰舊典。

○前漢成帝元年，賜太后弟王譚王商王

立王根王逢時爵關內侯，逾月，黃霧四塞，澍雨時雨也。

○蚡，音焚（ㄈㄢˋ）；田蚡，前漢景帝王皇后同

母弟，封武安侯。武帝時，爲相，貪驕，歿後，帝聞其與諸侯王私語，曰：「使武安在者族矣。」寶嬰，前漢文帝

寶皇后從兄子，封魏其侯，亦武帝時相，坐與人朋黨，棄市。

○樞，出紆切，亦讀書（尸×）；樞機，近要之

官也。

○裁同「纒」。楚，楚王英，淮陽，淮陽王延，皆光武子；半楚，淮陽諸國，楚淮陽國土之半，不全封給

也。顯宗封諸皇子，悉半諸國，見前。

○言外親並不自謹勅，惟笑言太后素好儉而已。

○倉頭，同蒼

頭，謂僕隸也。綠襦，綠單衣。

○御者，身旁侍御之人。

氏霍氏等被誅事。

○三舅，太后兄廖，防光也。

○時廖爲衛尉，防光爲校尉。

○兩善，謂國無濫恩，

外戚亦以安全也。

○外施，謂以恩澤封爵外家。

○寶太后，前漢文帝后。王皇后，景帝后。兄王信也。

條侯周亞夫也。時爲景帝相。寶后欲封信爲侯，景帝辭讓不獲，因與條侯計。亞夫曰：「高帝約：『非劉氏